

<<只怪我们太贪玩>>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只怪我们太贪玩>>

13位ISBN编号：9787802044302

10位ISBN编号：7802044308

出版时间：2008-09

出版时间：长征出版社

作者：阿白白

页数：27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只怪我们太贪玩>>

内容概要

青梅竹马的好处是，生命纠缠在一起很长很长的时间，只要他是对的人，只要他身边没有人，总有希望碰到对的时刻。

青梅竹马的坏处是，生命纠缠在一起很多很多的时刻，即便他是对的人，即便他身边没有人，即便遇上了对的时刻，你也未必能察觉……“欧阳随。

”她骤然转身看他，清清冷冷的扬起嘲讽的微笑，“是我们自己把那么多的圆弧扯到彼此中间，即便你是我遗失的那一半，我们也永远组不成完整的圆了。

”

<<只怪我们太贪玩>>

作者简介

阿白白，有人尖锐地问我：难道你人生目的就只有玩么？

我遇到知己一样的开心点头：是啊是啊是啊。

结果他郁闷咧。

有人郁闷地对我说：我就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

我惊喜的冲上前握住他的手直摇：恭喜你，长见识了。

结果他更郁闷咧。

如果有一天你遇见一个不开心的人，那一定不是我。

出版作品：《微笑》《只怪我们太贪玩》《哪只眼睛看见你是我弟》。

<<只怪我们太贪玩>>

书籍目录

楔子 他们，是青梅竹马。

- Chapter 1 正是微凉的四月正午呢，云淡淡，风轻轻，栀子花的味道隐隐摇曳。
- Chapter 2 不乖的小孩总是比乖的孩子更容易接触到这个世界的某些本质。
- Chapter 3 那块墓碑，是他们胡闹的勋章，日定他们成长的伤疤。
- Chapter 4 我不冷静，她回过头，对他浅笑，我只是不喜欢当被选择的那个。
- Chapter 5 比友情多，比爱情少，只有站对了位置，才能在对方身旁一生一世。
- Chapter 6 真正的爱情，是为了得到它，甘愿置身在冰冷的海中等待。
- Chapter 7 也许因为很多人还在找他们的另半个圆。
- Chapter 8 有时候我想，是不是我们发现彼此喜欢的时候太早了。
- Chapter 9 忱，那要看你了，你什么时候给我情人之名？
- Chapter 10 青梅竹马四个字太过暴力，象征亲密的同时又会让人忘了去探究自己的真实情感。
- Chapter 11 凭什么你以为那棵树会一直在那等你，只要你想，就会为你满树繁花？
- Chapter 12 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人能比我离你近了。

<<只怪我们太贪玩>>

章节摘录

阳光一头撞在教室的玻璃上，散了开来，毛毛的刺着人的眼。许多人抵不住睡意，都趴在桌上小憩了起来。教室的后面，靠窗的位置，几个少年正在玩着纸牌游戏。其中的一个，背对着讲台坐在桌子上，藏青色的制服敞着，衬衫也解了两颗扣子，领带松松的挂着，袖子随便的捋高挤在一堆，身体微微前倾，手肘支在膝盖上，熟练的洗牌切牌，嘴角微弯，清秀的脸上显着满不在乎的神情。其他三个少年神情便有些紧崩，抿着唇，不说话的盯着他手里的牌。有一个扒了扒凌乱的卷发，低低咒了声：“操，老子就不信这个邪。”坐在桌上的少年听见了，嘴角的笑意更深，将洗好的牌放在课桌上，做了个请的动作。四个人开始默不作声的抓牌。须臾之后，坐在桌上的少年将最后一手牌摊在桌上，双手举高，无辜的翻了翻，示意其他几人注意他已经两手无物。“靠！”染了一头银发的少年将手里的牌往桌上用力一甩，“见鬼了，又是你先走！你他妈想把老子打工的钱都赢光啊？”老子不陪你玩了。”戴着黑色板材眼镜的少年倒是放松了，顶了顶镜架，笑睨了他一眼：“小银，我买内裤的钱都输了还没开口呢，你叫什么。”卷发少年已经完全无语了，一直在一旁低低的不知道在咒骂什么。坐在桌子的少年耸了耸肩，随意的往窗框上一靠，眼底写着懒懒的无聊。“沈忱。”有人拍了拍他的背。他微偏过头，看向窗外拍他背的女生，微微掀唇：“干吗？”声音很清脆，落在地上会反弹起来似的，而且一听便让人明白，这个“他”不是他，而是她。窗外站着的是邻班的秦宁，脸板的和她离子烫过的头发一样直，声音也绷着：“有个游戏敢不敢玩？”沈忱上下打量了她一番，似在看什么新奇东西，在秦宁以为自己要被拒绝的时候，无可无不可的懒洋洋开口：“好玩就玩。”女生手刷的一指，目光也跟了过去，带着各类情绪交杂：“你要是能吻到尹舜，我就输你一套原版《幽游白书》。”眼镜少年一楞，迅速回过神来：“秦宁同学，我不过是拒绝了你的生日吻罢了，不亲同校的女生是我为人原则，没必要下这么大注吧。”女生冷冷一笑：“你送了我一份那么难忘的生日礼物，我当然要回送一份大礼。”尹舜见她目光坚决料定是说不动她了，正在想该怎么办，眼角的余光碰上了沈忱看着他的晶亮眸子，浑身不自觉就打了个寒战：“……忱少，兄弟一场，你不会是真的打算……”染指他的清白吧……沈忱微笑不语。尹舜心里暗叫不妙，他很清楚的看见这个女人眼里的他已经变成了一叠的《幽游白书》在飞啊飞的。“唉——”他叹口气，很认命的张开双臂，“谁让你是我兄弟呢，来吧来吧，就当这套幽白是我送的——”他的话语如此诚恳，完全是当强暴来时如果不能反抗不如乖乖享受的口气，可话音未落，整个人就已经从凳子上弹跳了起来，似有什么烧着了她的贵臀，箭一般的向门的方向窜去。沈忱似乎毫不意外他的作为，笑骂了句：“又耍阴招。”手一撑，帅气的飞身跳过桌子，紧迫着他的身影跑了出去。小银望着他们一前一后消失在走廊尽头的背影，好容易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老拐，你说阿舜逃不逃的过？”卷发少年没有理他，兀自沉浸在自怨自艾中。

<<只怪我们太贪玩>>

小银瞪了他半晌，才自嘲的笑笑：“我真傻，一提到玩，没结果忱少怎么肯罢手。

老拐你是对的，没必要理会我。

”他拍了拍卷毛的肩膀，才注意到邻班的女生还在，挥了挥手，“回去吧，准备好书就成。

”正是微凉的四月正午呢，云淡淡，风轻轻，栀子花的味道隐隐摇曳。

不如睡去，不如睡去啊……沈忱和尹舜表演了非常精彩的校园追击戏，虽然没有爆破啊撞车之类的大场面，但是音效成果还是满不错的。

“算我拜托你了，姑奶奶你就当我是个P，放了我吧——”尹舜大叫着，脚下可丁点都不敢松懈，拼命的跑着。

“不、要。

”沈忱的声音里满是玩兴，紧跟在他几步远的地方，手伸长尝试抓他，“我尊重所有生命的。

”尹舜哇哇大叫，急转进一间教室：“你就让我瞑目吧——”在桌椅间跳跃躲闪。

沈忱也跟了进去。

两人以桌椅为工具，撑、跳、踢、挡，身手利落的追逐着。

教室里大家看的目不转睛，居然还有人大叫声“好”，鼓起掌来，完全拿他们当猴戏看。

“你不要逼我！”

”尹舜一甩头，汗水顺着头发飞起的方向飞了出去，他抓起一把扫帚扔了过去，自己也捞了一把在手中，短兵相接的过起招来。

沈忱轻松拆解着，笑问：“逼你又怎样？”

”眼看就要挡不住了，尹舜吼道：“那我就要出绝招啦！”

”他将扫帚无赖的扔了过去，又是三十六计走为上。

沈忱以手中的扫帚格开他扔来的，复追上前去。

尹舜在走廊上飞速奔跑并吼道：“前面的人都让开，让开——”完全一副警车过路的嚣张样子。

在左转右转之后，目的地终于出现在他前方。

他心中一喜，哈哈大笑的跑了进去。

里面的人都古怪的看了他一眼，没见过上厕所上的这么开心的。

但是他的笑声还持续不到两秒，就看见紧追在他身后的人，到了门口的时候，并没有停下，而且是连想都没想，眼睛都没眨一下，就跑了进来。

“啊！”

”他大叫。

“啊——”其他人叫的比他还响。

“女人——”“救命啊——”“娘啊——我被她看见了——”“你疯啦，这是男厕所哎！”

”他后退着，左顾右盼都是逃亡的人群，原先厕所难得的安宁气氛完全被这个女淫魔摧毁。

“他们要怪也只能怪你啊，是你带我进来的。

”她无所谓的笑了笑，很轻描淡写的就把自己的罪给卸了，接着疾走几步，将正努力爬上气窗的尹舜扯了下来，抓起他的衣领，给他一个安抚的笑容，“很快的，马上就好了，乖厚。

”下一秒，她贴上了他的唇。

“啊——”本日最凄楚的叫声终于诞生了。

她和尹舜都楞了下，一个停止蹂躏，一个停止挣扎，感觉不大妙的一起往她身后的方向望去。

——训导主任。

训导主任一脸惊慌和不可思议，象是亲眼目睹了杀人现场，双手颤抖着，他的裤子凌乱，似乎是在紧急情况下随意拉上的，还有些可疑的水迹，完全破坏了他声音里想凝聚的威严：“沈忱！”

你在干什么！

”在干什么？”

她看了看自己还停在尹舜衣领上的手，再看了看两人贴在一起的身体，有些无奈的咧开嘴笑了笑：“很明显，不是吗？”

”啊哦，强抢民男被现场抓获了。

真是流年不利呀。

<<只怪我们太贪玩>>

这趟训导处之旅，她是去定了。

训导处在扬风教学楼的最角落。

沈忱跟着训导主任穿过阳光充足的中庭，走到阴暗的走廊里时，眼睛感觉到强烈的不适，以至于即便训导处里微弱的日光灯是开着的，她也是好几秒之后，才看见训导主任的桌子上趴着一个人。

她摸了摸鼻子。

人生何处不相逢呀“欧阳随——”显然训导主任也是好几秒才反应过来，一反应过来就开始演练他的狮子吼神功。

他光亮的脑门上少了头发的遮掩，很容易就可以看出青筋暴跳。

声嘶力竭的声音，这么近的距离，死人都可以叫醒了，更何况趴着的那个还活着。

那个人动了动，慢悠悠的从臂弯里抬起了头。

是个少年，穿着制服，铜色的扣子胡乱的扣了几颗，还是上下错位的，衬衫也是皱皱的敞了大半，自然卷头发也因为方才的睡姿而更显凌乱，这样全体乱糟糟的样子，没让他给人感觉邋遢，反而奇异的赋予他某种狂野的气息。

敞着的衣领和拉高的衣袖，显露出他古铜色的肌肉线条，眉眼还没有完全长开，魅惑里带着青涩，但是已经完全看的出，这个死小孩在未来的几年后会让他许多母亲为自己的孩子担心，不分男女。

少年半眯着眼，懒懒张口，带着惋惜的，声音因为处在变声期而有些低嘎怪异：“啧，这么快就回来了啊……”“啧？”

！

你居然还啧？

是让你来反省的！

不是来睡觉的！

”训导主任快疯了！

他算是搞明白了，如果他英年早逝，绝对是因为他十几年前选择了到扬风中学来任职。

早上一大早来，就莫名其妙的被告知学校里所有的饮水机啊水龙头啊之类但凡有洞的地方都被人用强力胶给堵上了，在忙活了一早，顺藤摸瓜找到目击者，对目击者威逼利诱后终于找到了案犯欧阳随。整个午休时间几乎都用在对他的教育上，好不容易休息下，喝口水上下厕所，居然又看见另一个小恶魔沈忱光天化日调戏良家民男！

把沈忱带回来准备开始管教的时候，就看见原先该面壁思过的人居然在睡觉！

！

苍天啊，就不能让他过度活跃的血压有个休息的时间吗？

最最关键还是，这样的事不是一天二天，发生频率还非常频繁！

几乎全年无休，比110还敬业。

“面壁去！

”他严厉的手一挥。

“好嘛好嘛这就去嘛。

”欧阳随漫不经心的起身，轻车熟路的往墙壁走，口气完全是诱哄小女生的那一套。

训导主任摸了摸光光的脑门，在心里跟自己说，冷静冷静，头发已经不多了，要保住。

唉，他们这两个混世魔王进来这两年，他那飘逸的秀发呀，就跟垃圾股市一样，刷刷的丢呀……一番吐纳，终于镇定下来，可一转头就看见沈忱忍俊不禁的表情，青筋又开始跳了：“笑什么？”

！

”沈忱忙垂下头，一副乖巧老实的样子。

“你啊——”训导主任才开口说了两个字，就重重的叹了口气，心里有些郁闷，该说啥呢？

这一年里能说的都说过了，他已经翻不出新了。

而且每次说她都是不抗议不回口要写啥检查都接受的态度，让他说的都觉得索然无味。

想记过，这两个的背景他又惹不起，校长都打过招呼的，礼他也收了好几份了，拿人手软呀……他喝口茶，看了看表，想起自己第一节还有辅导课，有些无力的挥了挥手，“你也面壁去吧。自己好好反省。

<<只怪我们太贪玩>>

”她乖乖的往墙壁走去。

原本站在墙边的欧阳随，微微侧了下脸，幽黑的眼里是促狭的笑意。

幸灾乐祸。

沈忱用口型无声的说。

欧阳随撇了撇唇，有些不满她的说法，在她走到他旁边面壁站下后，小声嘀咕：“老子幸个屁啊。

我不是一样站这。

你这次又干吗？

”“把阿舜堵在男厕所狂亲。

”说到自己的丰功伟绩，沈忱的嘴角就扬起来了。

“过不过瘾？

”“还不错，”沈忱回想了下尹舜被堵到的时候惊慌郁闷等等情绪交杂又不得不认命的神情，建议欧阳随也去体验下，“你下回可以试试把他堵到女厕所去……”“不许聊天！

！

！

”训导主任一转身就看见他们聊得不亦乐乎的场面。

喷血啊，居然连面壁都能发展成下午茶的聊天状态，每次看见他们两在一起就有不祥的预感，妖孽呀！

训导主任头痛的将欧阳随拉到了另一面墙前：“你站这。

”然后回头看了下两人之间3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呼——世界终于安全了。

他又抬腕看了看表。

糟，第一节课快到了，他得到教室去。

“你们两在这好好反省，”他收拾着东西，边匆匆出门边留话，“站满一节课才准走。

”训导室的门锁吸合时发出很清脆的响声。

留下一室昏白的灯光。

没有人说话，一东一西站着的两个人似两尊蜡象。

静的出奇，连轻浅的呼吸声都隐绰可闻。

是欧阳随先打破的寂静。

他回过身子对着收拾干净的桌面出了回神，尔后才瞄向沈忱的背影，挑起一边眉：“墙壁上那么好看？

”听他出声就知道他是判断出训导主任一时不会回来，沈忱也懒得扮乖了，回身走向办公桌前的凳子，大刺刺的坐下，研究起抽屉的锁来，嘴上有一搭没一搭和欧阳随聊着：“没你好看。

”“怎么今天想到玩尹舜了。

”他一屁股坐到她身前的桌子上，把倾身看她在玩什么。

“你们班秦宁找上门啊。

”她耸耸肩，真是让人拒绝不了的请求呀，“她问我敢不敢。

”他嘴角的笑弧扩张。

敢不敢？

多么迷人的字眼，唤起人一身血性和冲动。

这句话简直是他们俩的罩门。

他和她一起长大，因为这三个字，用弹弓打过隔壁的大狼狗，用电线电死过他父亲心爱的金鱼，用圆珠笔在她家的古董名画上添上他们觉得应该有的飞机……造反派。

他家和她家对他们一致的称呼。

“你说——”她细细摸索着那把黄澄澄的小铜锁，似在判断它的牢固度，忽然抬头对他露齿一笑：“叮当会在抽屉里放什么？

”叮当是他们对训导主任的称呼，因为他脑袋大，头发又几乎没有。

“看看不就知道了。

”他手一撑，从桌子上跳下来，走向窗户，爬上窗台，取下挂窗帘的一个铁圈，丢了过来，“接着！

<<只怪我们太贪玩>>

”沈忱手一捞，很利落的接到了，她举了举抓着铁圈的手，眉间漾开喜气：“谢啦。

”他从窗台上一跃着地：“不客气。

”她将铁圈扳开，将大半圆展平，原本的小半圆的弧度也拉小，变成一个缩小的拐杖的形状，然后将带勾的一边，塞入锁孔。

他走到她对面，坐到椅子上，劲长的腿高高的搁在桌上，稍稍使力，前两只凳脚便留了地面，徒留后两只凳脚以古怪的角度颤巍巍的支撑着他的重量。

他的双手在腹上叠成尖塔状，微微侧头，看沈忱专注于开锁的神情。

他的神情懒懒的，因为在他看来，沈忱能不能打开这把锁一点悬念都没有。

已经忘了是谁先想到，似乎是某一天他们无聊的尝试，发现原本电视电影里演的什么发夹开锁之类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之后他们有段时间沉迷于这个，几乎将班级所有人的抽屉的锁都打开过，不过没打开抽屉。

啧啧，怎么看怎么觉得对面这小子应该是和他同性别的才是。

欧阳随摇了摇头，觉得有些不公平，明明就相象到极点的两个人，凭什么他在忍受这似乎无休止的变声期，她却因为占了性别便宜一点影响都没有的样子。

嗒。

沈忱听见轻微的一声响，锁芯一跳，她的心也一跳，带着喜悦的，偏又装出没什么的样子，将铜锁抛到桌上：“太没挑战了。

”“真是无趣呀，中国这些锁厂都不知道这些年在做什么。

”她边拉开抽屉边继续唠叨，“有些厂出的锁，一把钥匙可以同规格所有锁都打开。

”“防君子不防小人。

”他悠悠晃了晃椅子。

“噗——你说古话的感觉配上你的声音还真象太监——好了好了，”她忙比个T，阻止他将她扔过去的锁拿来当暗器，“我们来看看君子的抽屉里究竟有什么吧。

”一个训导主任的抽屉里应该有什么？

钢笔。

镀金的。

印章。

真丑。

信笺。

公家的。

半个苹果。

沈忱对着上面的牙印皱了皱眉。

忽然她发现了什么。

“哦哦。

欧阳随，看看这个——”她耸耸肩，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打火机，举高给欧阳随看，“有印象没？

”“认识。

不就是去年抽烟被没收的那个ZIPPO打火机嘛。

后来他说丢了所以没还的那个。

”他不甚感兴趣的比了个手势，“放回去吧。

”道貌岸然的大人的举动，他们早就看多了，反正还不就是那个样。

对上一副脸孔，对下一副心肠。

她放了回去，继续她的寻宝之旅。

“哈哈，瞧我发现了什么。

”她手一翻，一道银光就从她那边飞了过来。

他扬手接住，移眼去看的时候，就发现手指间一个小铝包在对他微笑：“所以说，他掉头发不是丧天良的事做多了？

”她颌首同意：“大概是纵欲过度。

<<只怪我们太贪玩>>

”她埋头继续找她的。

他将小铝包塞进了自己制服的口袋。

“喂——”正巧抬头的沈忱看见了，警告的扬声。

他们撬的锁多，可是职业道德好，向来没不问自取过的。

“为了他可怜的头发着想，我们就救他这次吧。

”欧阳随摊手解释。

沈忱扁扁嘴，算是接受他的说法，但是随即皱起眉：“你确定太监需要保险套吗——好啦好啦，开玩笑啦。

”她大笑着摆手，自从欧阳随进入变声期后，一天不说几次他是太监，她会睡不着的，以后老了也肯定为自己错过那么好的机会而日日落泪天天葬花偶尔还吐点小血，颤抖着说“曾经有个太监在我面前……”。

不过只能点到为止呀，盗贼间最忌讳内讧了，还是继续她的探宝好。

可惜训导主任的抽屉再无任何可期待的了，她有些郁郁的将现场伪装好，又锁上了锁：“接下来做啥？”

”一下子闲下来不知道做啥好了。

无趣。

他经常上训导处，她也经常，只不过两个人一起碰上又一起罚站的只有这一次。

“你平常被关面壁，他回来的时候你还在吗？”

”他忽然问了个无关的问题。

“怎么可能。

”她抛给他一个“你是白痴”的眼神。

白痴才乖乖在这面壁好不好，她当然是光明正大把下面的课全翘了。

他脚一蹬，当脚落地的时候，他的手肘也正好安稳的落在了桌上，他身子前倾，下巴放在交叠的双手上：“忱。

你知道，这世界上有很多公式。

”“知道。

”她皱了皱眉，似他提到什么她厌恶的东西。

“很多东西按公式来，就会轻松很多，方便很多。

”“恩哼。

”她等着他下面的话。

他站起来，终于决定宣布答案了：“但是我不喜欢这东西。

”她知道他不喜欢，因为她也不喜欢，所以他这句是废话，她寻着下文：“然后？”

”他灿笑着露出白牙：“然后我们一起面壁吧。

”很快的结束初初的惊愕，她清秀的脸上缓缓聚起坏坏的笑意。

没错，谁规定坏学生有机会翘就一定要翘？

她偏要面壁，乖乖面壁。

上帝，她已经开始期待训导主任发现他们没跑时的眼神了。

训导主任果然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

沈忱坐在教学楼二楼阳台的栏杆上，边对着校园过道上来往的漂亮女生吹狼哨，边回想着第一节下课后的场景。

当训导主任打开门居然发现他心里认定该溜走的两个人都老老实实面壁站的很标准的时候，他以完全不符合他年龄和体重比例的敏捷动作往后跳了一步，脸上满是惊恐。

看来他们吓的他不轻呀。

“笑什么？”

”走过来的欧阳随睨了她一眼，将手上的两瓶矿泉水递给她一瓶，手肘支在栏杆上，半弯下身子，看下面来来往往的人，风轻轻拍着他微卷的头发。

“随便笑笑啊。

<<只怪我们太贪玩>>

”自娱自乐啊。

“去不去我家吃饭？”

”“不去。

你爸妈太肉麻了。

”她偏头给了他一个“受不了”的表情，身体还象征性的抖了抖。

“滚。

你爸妈就不肉麻呀？”

”他可不觉得，每次阿姨叔叔难得回来，也是宝贝前亲亲后的。

“起码他们常年不在家，老子眼前干净。

”区别，这就是区别！

偶尔是可以忍受地，终年无休就是噩梦了。

他想了想有些不满，低咒了声。

她安慰的拍了拍他的肩：“别泄气，我运气向来是比你好点。

”他无话可说，帅气的扬了扬眉，一摊手。

秦宁捧着大袋书上来的时候看见的正是这幅场景。

两个少年，一个坐在栏杆上，一个趴在栏杆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傍晚的夕阳给他们的身影都披上了浅金的纱，身后，长长的影子铺在走廊上，落在墙上，密密的贴着。

似幅完成了的画，再也没什么插的进去。

如果沈忱是个男生就完美了，如果沈忱是个男生就什么事都好了……这样想着，秀气的眉就拧在了一起，她有些懊恼加杂气愤的快步走了过去，将手上的一袋书狠狠砸在了沈忱的怀里。

沈忱正仰头喝水，怀里忽如其来的重量让她身形有些不稳，险险坠楼，但是似乎是这方面经验很足，她的身形很快就定了下来，讶异的目光在看见秦宁崩得紧紧的脸时添加了调皮的笑意：“美女，你想要我牡丹花下死也不是这个死法吧。

”她气更盛了，脸憋的红红的，为了沈忱总是悠然的样子。

她不明白，她真的不明白，她从小到大总是认真的办每件事，为什么她办不到的事，沈忱总能办到。

她眯起眼，看着沈忱不正经的样子，语气不善：“你就没有尊严吗？”

”为了几本书就可以随便吻自己不喜欢的人？”

沈忱倏然睁大眼，楞了一下，尔后没有回头的拍了拍在自己另一侧的欧阳随。

欧阳随站直身体，对防备的看着他的秦宁抛了个媚眼，勾唇一笑，将书包高高甩起挂在肩上，转身离去，丢下句没头没尾的：“武馆。

”小时候，两方家长因为没时间看管小孩加上为了让小孩强身健体，就让他们去欧阳家的一个远亲的武馆里学武，于是去那里过招成了他们发泄过盛精力的固定场所。

沈忱在栏杆上转了个身，将腿放到走廊内，下巴搁在叠的高高的书上：“你可以再多给我点尊严。

”她意有所指的呶唇比了比漫画。

“不可理喻。

”秦宁高傲的仰起下巴，甩袖走人。

“别价，美女。

”她一把抓住她，油嘴滑舌，“走那么快做什么，聊聊嘛。

”她停下了脚步，回过身，却冷冷看她不出声。

沈忱把一边的脸贴在最上的漫画上，从下看她，含笑的，看着看着就“噗”一声笑了出来：“秦，你该不是这边利诱我去非礼他，那边又因为被我得逞了而在一旁狂吃醋吧？”

”秦宁依然没说话，却有小朵小朵的红晕从她白皙的肌肤后冒出来，渲染成一片。

“那小子有什么好？”

”沈忱摇头晃脑，一脸嫌弃。

厚，心上人被污蔑，这下不火都不行了。

“他有什么不好？”

”如果嫌他不好为什么总出现在他旁边？”

<<只怪我们太贪玩>>

她现在还依然记得，她小时候想找住在隔壁的舜舜哥哥玩过家家，可是舜舜哥哥总是跟沈忱他们几个一起翻蚯蚓，玩的一身泥，只会叫她“等一下”和“再等一下”。

她总是只能抱着洋娃娃，远远的看他们把泥巴扔来扔去。

他们的家都在一个区，若是沈忱也是男孩子就好了，她就不会因为舜舜哥哥跟另一个女生好而闷闷不乐了……“也没什么不好啦。”

“她很从善如流的改口，打量着秦宁一头沉闷的长长直板发，熨的一点褶皱都没有的制服，白的一点灰尘都不沾的皮鞋，呵，会向尹舜要生日kiss，大概是她这辈子做的第一件出格的事吧，然后请她代出气是第二件，“既然那么在意，为什么不自己做？”

被拒绝了就直接扑他啊，那小子运动神经不行的。

“女生怎么可以做那种事？”

“秦宁似是被她惹到了，咬着下唇，脸红成一片，眼睛不知道是因为火气还是羞涩显得晶亮亮的。”

“此言差矣。”

“她啧啧作声的摇着头，一根手指在秦宁面前晃过来又晃过去，然后竖起另一根手指，“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痛快’二字，痛快的活，痛快的打，痛快的吃喝，痛快的恋爱，况且，强暴也比被强暴来得痛快多了。”

“秦宁似有些呆了，也忘了去计较她粗俗不堪的结语。”

她历来被教导的都是要听话，要遵守规则，要好好学习，要善良，却从没从师长那学到过“痛快”这两个字。

沈忱打开瓶盖，喝了口水，从眼角看她发呆的样子，看她一点点镇定下来，看她急急的扯住她的衣袖——“所以——你不喜欢他？”

“秦宁是如此急切，仿佛这时候天塌下来也阻止不了她拿到这个答案的决心。”

拜托！

沈忱无力的又是皱眉又是笑：“去你妈的，怎么可能？”

“秦宁一脸震惊，似乎一时还不能消化这个答案：“怎么可能喜欢还是怎么可能不喜欢？”

“沈忱一把拉近她，让她看她狰狞的表情：“这个样子象喜欢吗？”

““……不象……”她怕怕的往后仰。”

“就说嘛。”

“沈忱一把放开她，孺子可教的点点头，“我又不是同性恋，怎么会喜欢他。”

““你是女的！”

““啊？”

“她呆了下，不好意思的摸摸鼻子，“sorry，我有点忘了。”

“秦宁一口气上不来，忽然不知道说什么好。”

眼前的这个人，笑得眼弯弯的，阳光把她清爽的短发都染成透明的颜色，依然是一脸满不在乎的讨厌表情，怎么心底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呢？

她背靠着栏杆，长长的舒了口气，垂下头看自己纠结的手指：“你知道吗？”

我讨厌了你很多年。”

““看的出来。”

“如果每次见到她都狠狠瞪她一眼都感觉不出来，那她就是拿长城当神经的了，“不过有件事我一直很好奇……”“什么？”

““是什么让你对阿舜那么勇往直前？”

“这个站在她成长布景里的女生，她印象中一直是规规矩矩的，怎么会突然大胆了起来。”

发现终于有件事是她会而沈忱不会的，秦宁心情大好：“因为我喜欢他。”

我看了本书，书上说这个年纪是情窦初开的年龄，我怕现在不表白，他就一直只把我当成一个童年玩伴。”

““喜欢这种情绪真是复杂。”

“沈忱一手托着腮，半叹息着。”

这种少女情怀太神奇了。”

<<只怪我们太贪玩>>

就象秦宁同学这样天天瞪人的毅力，她真是学不来呀。

“你没喜欢过人？”

”又发现一件自己赢她的事。

“没有。

”她摇摇头，“可是你怎么确定这个决定是对的呢？”

也许以后你碰到其他更好的呢？

”就象她，玩什么好玩的，总是会发现，还可以找到更好玩的。

“起码我不会到时候因为他身边有人了，而为自己没有告诉他心意而后悔。

”秦宁抬起头，对上沈忱有些困惑的神情，语气异常坚定，表情不可侵犯的似在替神邸语言。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心跳霎时漏跳了半拍。

<<只怪我们太贪玩>>

编辑推荐

十二年的游戏，十二年的逃避与坚持；青梅竹马的好处是，生命纠缠在一起很长的时间，只要他是对的人，只要他身边没有，总有希望碰到的时刻。

阿白白珍藏三年重磅推出，最感动你我的，青梅竹马的故事。

<<只怪我们太贪玩>>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